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文明及其缺憾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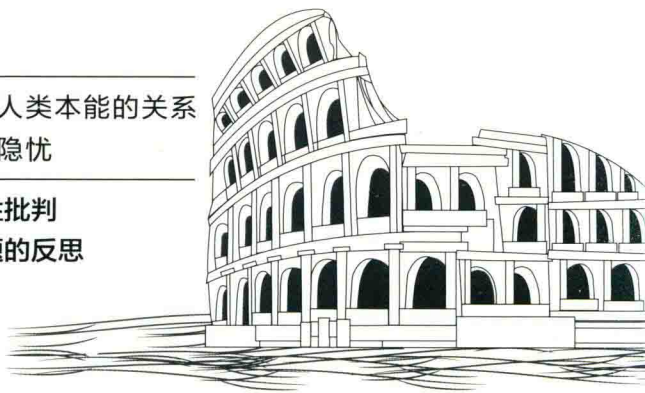
杨韶刚 —— 译

心理学经典文库
——丛书主编 杨韶刚——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晚年研究的重要转向
开辟审视社会文明与文化问题的全新视角

深刻探讨社会文明与人类本能的关系
揭露文明发展背后的隐忧

以具有反抗精神的理性批判
唤起世人对于文明问题的反思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文明及其缺憾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著
杨韶刚 —— 译

心理学经典文库
——丛书主编 杨韶刚——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及其缺憾 /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
杨韶刚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5

(心理学经典文库)

ISBN 978-7-5093-9194-5

I . ①文… II . ①西… ②杨… III . ①精神分析—研究
IV . ①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6261 号

策划编辑: 李佳 (amberlee2014@126.com)

责任编辑: 李佳 王悦 (wangyuefzs@163.com)

封面设计: 仙境设计

文明及其缺憾

WENMING JI QI QUEHAN

著者 /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译者 / 杨韶刚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版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张 / 7.5 字数 / 143 千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9194-5

定价: 36.00 元

值班电话: 010-66026508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 010-66031119

网址: <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 010-6605491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 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66032926)

目录

一个幻觉的未来

关于本书 ... 2

CHAPTER I 第一章 ... 5

CHAPTER II 第二章 ... 13

CHAPTER III 第三章 ... 21

CHAPTER IV 第四章 ... 31

CHAPTER V 第五章 ... 39

CHAPTER VI 第六章 ... 49

CHAPTER VII 第七章 ... 57

CHAPTER VIII 第八章 ... 67

CHAPTER IX 第九章 ... 77

CHAPTER X 第十章 ... 87

文明及其缺憾

关于本书 ... 98

CHAPTER I
第一章 ... 105

CHAPTER II
第二章 ... 121

CHAPTER III
第三章 ... 139

CHAPTER IV
第四章 ... 159

CHAPTER V
第五章 ... 171

CHAPTER VI 第六章 ... 185

CHAPTER VII 第七章 ... 195

CHAPTER VIII 第八章 ... 211

译后记 ... 228

一个幻觉的未来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关于本书¹

本书英文译本根据 1928 年德文版翻译。

本书始作于 1927 年春，同年 9 月完成，11 月出版。

弗洛伊德在 1935 年为其《自传研究》(*Autobiographical Study*) 补加的附录中，讲述了在过去 10 年间他的作品所发生的“一个重大改变”。他解释说，“我的兴趣在通过自然科学、医学和心理治疗方面绕了一个大弯子 (detour) 之后，又回到了文化问题上。很

¹ 本文原在英文版正文之前。

久以前，当我还是一个思维尚不够成熟的年轻人时，这就是我十分迷恋和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了”。当然，在此期间的几年中，他曾多次涉及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一书中，¹但是，正是通过《一个幻觉的未来》这本书，他才对他晚年最为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文明及其缺憾》（1930），这是在本书之后紧接着完成的，他对人生哲学的探讨还使他写出了《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9），给爱因斯坦的一封公开信《为什么有战争？》（1933），以及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摩西与一神教》（1939），他从1934年以来便开始了《摩西与一神教》的撰写。

鉴于弗洛伊德的明确声明（“我不屑于对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分”）以及在《为什么有战争？》一文的结尾部分所做的类似说明，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对德语的“文化”（Kultur）一词的恰当翻译这个棘手的问题做一番说明。我们通常但并非一成不变地把“文明”（civilization）作为名词看待，而把“文化的”（cultural）作为形容词看待。

1 他最早发表的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是在《强迫行为与宗教实践》（1907）这篇论文中。

CHAPTER I

第一章

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常常向观察者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需的各种规章制度。

当一个人在某种特殊的文明中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经常试图探索文明的起源究竟是什么、文明究竟是沿着什么道路发展等问题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会想朝其他方向扫视一下，而且想询问一下在文明面前有什么样的命运，以及文明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转换。但是，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探究的价值从一开始就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而日渐降低。首先，这是因为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全面细致地观察人类的活动，而大多数人则不得不把自己囿于某一个或几个文明中。但是，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了解得越少，他对未来的判断就越不可靠。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恰恰是在这种判断中，一个人的主观期待往往会起一种难以评价的作用；结果这些期待便依赖于他自己经验中的纯粹个人的因素，依赖于他对生活所采取的或多或少的乐观态度，这种态度是受他的气质类型或者他的成功与失败指使的。其次，这个奇妙的事实使人觉得，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说，人们是天真纯朴地体验他们的现状的，但无法对其内容做出估计；在现实状况能够使人处于由此判断未来的有利地位之前，他们首先必须使自己和现状保持一段距离。也就是说，

必须把现状变成过去。

因此，任何一个人，若屈从于这种诱惑，对我们文明的可能的未来发表某种看法，都一定会想到我刚才指出的那些困难，想到与任何预言都有普遍联系的那种不确定性。就我个人而言，在这样一个过分艰巨的任务面前，我也要迅速地知难而退。只要我确定了这个狭小的研究领域在整个事物进程中的地位，我就会迅速地探讨这个迄今为止我一直十分关注的领域。

我所说的人类文明，是人类生命从其动物状态提升而来，而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所有方面——我不屑于对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分。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常常向观察者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需的各种规章制度。文明的这两种倾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首先，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受本能满足的数量影响，而只有现存的财富才能使本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其次，就另一个人可以利用他的工作能力，或者把他选作一个性对象而言，一个人在与

另一个人发生联系时，他本身就可以起到财产的作用。最后，尽管文明被认为是人类普遍感兴趣的一个对象，但每一个人实质上又都是文明的敌人。¹显而易见，由于人们不能孤立地存在，因而为了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文明所寄希望于他们的那些牺牲便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样一来，文明就必须对个体严加防范，它的一切规章制度、风俗习惯和要求都旨在完成这项任务，其目的不仅在于影响财产的分配，而且在于维持这种分配。确实，对于一切有助于控制自然和生产财富以抵御人类敌意冲动的东西，这些规章制度、风俗习惯和要求都必须予以保护。否则，人类创造的财富就会轻而易举地毁于一旦。另外，创造了这些财富的科学和技术也能用来毁灭这些财富。

因此，人们常常获得这种印象：文明不过是少数人强加于大多数反抗者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为数虽少却懂得怎样才能掌握占有权力和采取强制手段。当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假设，这些困难并不是文明本性中内在固有的，而是由于迄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文明形式的不完善所决定的。而且，要说明这些不完善和缺陷实际上并不困难。虽然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取得了不断的进步，而且完全有望取得更大的进步，但无法明确地肯定，在

1 人类个体对文明的这种敌对态度在本书的前面几章起着很大的作用，两年之后，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一书中又重申了这个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更全面的探讨。

人类事务的管理方面都取得了类似的进步；而且有可能在各个时期——如同现在一样，许多人一再扪心自问，已经获得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文明是否确实值得保护。人们还会认为，重新安排人类关系的秩序应该是可能的，通过放弃对本能的克制和压制 (suppression)，就能把对文明感到不满的那些根源全部除去，这样一来，由于没有内部冲突的干扰，人们就能专心致志地获得财富并沉浸在获得财富的欢乐之中。这当然是一个黄金时代，但这种状况能否实现是值得怀疑的。相反，每一种文明似乎都必须建立在本能的克制和强制基础上；更有甚者，谁也无法确定，如果强制终止，是否大多数人就会为获得新的财富所必须进行的那些工作做好准备。我认为，人们必须重视一个事实，即目前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破坏性倾向，也就是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在相当多的人身上，这些倾向是十分强大的，它足以决定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

这个心理学事实对我们判断人类文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我们可能会认为，文明的实质在于为了获得财富而控制自然，而且，通过在人类中对财富进行适当的分配，就能把威胁文明的那些危险消除掉，现在看来，强调的中心似乎已从物质转向了心理。决定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够减轻强加于人类的本能牺牲的那种负担，使人和那些必须保存下来的本能协调一致，并且为它们提供一种补偿。如果不能免

除少数人对民众 (Masse)¹ 的控制,就无法免除对文明成果的强制。因为民众是懒惰且没有理智的,他们一点也不愿意对本能进行克制,而且他们也不相信克制是不可避免的;组成民众的个体在随心所欲地控制他们自由散漫方面是相互支持的。只有通过能够作为榜样,并被民众公认为领袖的那些个体的影响,才能引导民众实施这项工作,才能进行文明的存在所依赖的这些本能克制。如果这些领导者是一些对于生命的必需品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是一些足以掌控自己本能愿望的人,那就皆大欢喜了。但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危险,领导者为了不失去他们的影响,可能会使自己服从民众,而不是让民众服从自己,因此,他们似乎有必要借助于权力的操纵而使自己独立于民众之外。简言之,人类有两个普遍存在的特点应对以下这个事实负责:文明社会的规章制度只能通过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才能得以保持,也就是说,人类并非本能地喜爱工作,而且那些论点对于抵御他们的激情是毫无作用的。

我知道会有人对这些主张提出反对意见。人们会说,这里所描述的民众的这种特点据说能证明,强制在文明的实施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特点本身只能是由文明的规章制度的缺陷所致,由于这些缺陷,人类才变得极端痛苦、充满仇恨和难以接近。那些在亲切友善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学会了高度评

1 “Masse” 这个德文单词有非常广博的含义。此处译为“民众”较为合适。——译者注